

狗餘生

●何秀閣（台北工專、南亞工專教授）

逢凶化吉死裏逃生

筆者民前一年（一九二一）生，已是望八之齡，生逢離亂，多險難加身，業障深重，命危如縷之事，不勝枚舉。但屢越鬼門而不入，得僥倖延命苟活者，厥為生辰八字陰陽風水先人積德諸多業因所使然，此非迷信，世之類此證驗甚多，事皆有據，大史學家司馬遷於史記曾闢「日者」（即星相）之說，其於淮陰侯之功，更親履韓母墓地，相察地形，慨然與「其下可塚萬家」之嘆。我於抗戰時，避居滬濱，有亦師亦友之鄉長許文國，精易理，善子平術，尤擅六爻，每卜事，無不驗。謂我八字甚駁雜，不相配屬，非上乘，惟於我之「日主」，則嘖嘖嘆奇，嗜喜與他的朋友說：「諸君倘結夥為強盜，自皆被捕無倖免，獨何秀閣逢凶化吉，漏網得脫」。揆之往事信不虛。許文國並非以命卜為業。許文國，北京大學畢業，從常蔭槐遊，服務交通界，曾主持興築

打通鐵路，（打虎山至通遼）為他生平最得意之作，該路乃張作霖時代，為抗拒日人野心，先造成既成事實，命許文國秘密修築，嚴限他三個月

築成，否則，須提人頭見，經常蔭槐代懇，始准予限期四個月通車，許趕工時，卜晝卜夜，艱辛備嘗，橋樑築不及，暫以秫秸（高粱桿）澆水結冰以敷軌，屆期如限通車。修築之速，創國內築路史上未有之紀錄，國人多不知。許文國一度任膠濟鐵路代局長，抗戰起，為避日酋土肥原利用及糾纏，由青島避居上海法租界，勝利後復出，任東北行轅政委會交通處處長。

一次，民國卅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控制全上海，作地毯式之大檢查，發現虹口區，英商茂泰棧房，有我的機器及有關器材一批，深為駭異，予以嚴究。先是民國廿五年春，我承西北當局張學良命，在威陽籌設衛生材料及藥棉紗布廠，在滬有機器器材一批，正待裝運，西安事變作，遂寄存於英商茂泰棧房，因之機器箱外，尚遺有西北剿匪總部之封條。

時我身在北平，接電急至滬，並順請許文國占吉凶，他笑而說：「又是逢凶化吉，是乃上上卦，大吉大利，且見紅喜」，促我迅速前去應詢。追究機關是日本海軍陸戰隊，進隊部，陰森森，士兵立以紅布彩帶披余肩，彩帶猶如今日競選

議員所披掛者。帶我入內室，主審者且賜座，經我以僞詞從容應對，竟安然過關，未曾留難，果驗卦中之見紅喜，此乃四十六年前事。且說民國七十七年夏天，酷暑長晝，思潮常起伏，獨見老伴洗狗勤，忽觸及往昔之「狗事」，驚險備至三次，死裏逃生，頗具傳奇性之往事，下定決心，濡筆記之，送請中外雜誌刊登，以博讀者一笑。

老道金針過穴救命

我家在遼寧省（原奉天）瀋陽縣城北之蒲河街，去城四十里，乃通往鐵嶺、開原以達長春大道沿上之小鎮。居民約三百戶，商店之外多務農，民國初年，風氣閉塞，鄉中談不到「衛生」二字，更遑論醫藥保健，鄉中有一土郎中賣一些草藥，並無醫術，乃蒙古大夫，未聞其能治好病患。鄉人有病，恆用土方碰運氣，聽天由命，故死亡率極高，尤以嬰兒為甚，動輒以發燒、感冒微疾，即告夭折。吾鄉習俗。凡三歲以下夭亡者，概以草蓆捆紮，棄之荒郊任野犬食，成狗葬；四、五歲以上夭亡者，始盛以木匣，於附廓荒坵舉火葬，成火葬，我三歲時，一次發高燒，抽風轉

劇告不治，家人以草蓆捆草捆紮，置堂屋地，待司嬰屍之專人來，挾之棄擲荒郊餵狗。我鄉有一杜姓老頭司此職，皆呼其爲杜老黏「黏字讀如年之平聲，義爲呆」，其人貌奇醜而魯鈍，終日無一語。爲人挑水以爲生；扔死孩，乃其獨門生意之專利副業。是日午，我已被蓆捲束紮以待，竟遍尋杜老黏不得，詢之彼常挑水家，俱不知其所之，亦咸訝其是日獨不來挑水。

候至傍晚，適有本鄉財神廟廟祝李老道光臨，李老道道貌岸然，美髯長鬚甚清奇，甫進屋，見我被置於地，驚問故，告已死之兒待人檢走，李道士遂俯身探手詳撫摸，遽謂此兒未死，尚有餘溫弱息，家人謂終亦莫之能活，李道士乃拱手進請曰：「既如此，則老衲可放胆一試，試不好，請亦不至見罪。」即摘下其法帽，將髮際所插的金屬簪，火燎其尖端，向我身上扎，經他三捅兩戳，突聞我哇然一聲哭，由是慶得活。

是日杜老黏突患腹瀉，糞便淋褲襠，不得不偷至僻遠溪邊脫褲以洗滌，延至天黑褲乾始歸，亦幸其突患腹瀉而遲歸怠工，否則我必早已身填狗腹。

獨行山野遭狗圍攻

我的家庭非富有，先祖父耀庭（德深）公，除廣置良田市房及擁有多處商號外，在張作霖時代，曾當選爲瀋陽縣鄉耆，參加過奉天省鄉耆會議，爲地方名紳，但是我求學之困窘，則比窮困之家更困窘，既得不到家中之供給，先祖父且斬斷所有外面可能予我之接觸，對我經濟封鎖。

自我甫晉省考入奉天一中起，直至讀到大學預科二年級，在此期中，每臨學期繳費註冊，危急無助之窘迫，直似伍子胥之過昭關，及申包胥之秦廷七日哭，而如是之一次又一次之衝破險阻，得不失學，胥賴我堅忍不撓之毅力，其所以致此之由，胥乃先胞兄大哥及二哥，皆以入省讀書染惡習而墮落之種因，先祖父爲避免我亦步後塵墮落，堅決不許我晉省讀書，故我雖苦頭吃盡，不能怪我先祖父。

我於民國十七年秋，考入東北大學理工學院之預科，到了民國十九年春，預科二年將畢業，先祖父突戲劇式的主動供給我學費，大出我意料，蓋以我寒假回家，仍穿多年之舊棉袍，理光頭，私毫未染都市浮華習，先祖父爲之動容。我回鄉，一向藏起學校制服，把頭剪禿，遵行鄉下請安禮，不行洋式之鞠躬。自是手頭經濟頓寬裕，會學校附近有創之敬業蜂場，知其頗具發展性，當時我已升讀本科紡織系，正朝氣勃勃，爲爭取畢業後發展工業之時效，立斥資雇請原在我家商號任職之于君，入蜂場習藝，計劃藉發展蜂業所得，預在新關之葫蘆島港早購地，逐步創設毛紡工廠，遂即遣于君購種蜂，在去我家鄉五里之輝山一寺中設立蜂場。養蜂乃新式玩藝，山中花遍地，蜜源豐，分箱繁殖速，鄉人皆奇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終且傳入先祖父之耳，先祖父大怒，誤以我託讀書之名不務正業，自是又斷供學費。旋不久，九一八事變作，我匆匆入關至北平，當時母校東北大學在平，惟收容入關之難生，尙未及復課，民國二十一年春，我以心懸養蜂

事業，須面會爲我主持蜂場之于君，乃冒險再出關，演成隻身對抗日軍狼狗羣之役，險填狗腹。

爲我主持養蜂之于君名會齡，家住鐵嶺大八里莊，距南滿鐵路新台子車站約三里，九一八前我曾一至其家，路途甚熟悉。民國廿一年春，我出關後，於一日晚間，備一手電筒，由瀋陽南滿站登車，八時抵新台子站，時天色已黑，出站急沿路向大八里莊前行，行五分鐘，四野並無一人，突聞西方有嘔嘔噓噓聲，扭頭一望，但見遠處黑壓壓一片，乃是大羣兇狗，遙以一字形之陣，排山倒海正向我勇猛狂奔，我知大禍臨頭，更知逃不了了，逃亦死，乃未加衡量，不顧一切，毅然決然豁出去，我的嗓門素高亮，拚喉力淒厲一聲大吼，立即以無畏精神，撲擊姿式，朝羣狗方向作勢追奔衝迎去，羣狗未意有此，遽然爲之震驚，氣因奪，陣式亂，來勢頓由疾轉徐。及相近，且遑巡瞻顧不敢前。愕然有怯意，我乃再開手電筒照射，狗見閃光，不知是何法寶，駭然却步生疑懼，我乘勢再大吼，連以手電筒照射，以爲可一鼓作氣驅退羣狗，不意，電光屢施之餘，狗已洞悉其並無殺傷力，止而不退，且復調整其陣容列隊合攏徐徐前。然以見我昂然硬挺，不畏不懼，僵立決不退。我實乃不敢退，退即立遭分屍無命。狗亦在猶豫，不敢進，因之曾相互觀望僵持不下，數分鐘，狗亦有其智，終悟我乃赤手空拳者，於是相互瞻顧示意後，仗其狗多（約十五頭左右）勢衆，立即改變戰略，重新佈署，竟對我環繞作包圍，殆欲伺隙近身作猛撲，施波浪式之突襲。

正在此萬分危急千鈞一髮時，突聞遠方有人羣嘈雜聲，由遠而近，人手各握棍棒來，羣狗始掉頭散去，眾人乃來自大八里莊者，見我赤手空拳，隻身夜行，遭逢狼狗羣不死且不傷而驚異，訝而責問：「老鄉，您不知此地乃日軍狼狗大營？不知多少人橫被噬死？白晝經此，尚須結衆持棍以行，倘非吾等過此，或來稍遲，您豈不死定了？」乃再問所從來，及姓氏里居，俱嘆惋，並皆唏噓不置說：「你真有造化，福大、命大，祖上有德」。此役曾未一聞狗吠聲，真所謂吠狗不咬人，咬人之狗不吠。此為民國廿一年四月事，我親歷之真實景象，驚險之情，直如奇情小說。

險被日兵捉去餵狗

我自民國廿一年四月險被狗咬後，滯居瀋市未敢回里。因九一八，先祖父怒我養蜂，再斷我學費；九一八後，我又違命入關赴平，不意，未及一載，又一次幾乎作狗糧。民國廿一年夏，遙聞東北大學在平復課，校方將送我紡織系未畢業班同學，至南通大學紡織科借讀，我須預籌一筆學費，見到同班同學于樹藩襟上佩有法院之徽章，他的尊翁任最高法院廳長，佩此可避日人之檢查，我乃商借一枚懸襟上，另僞印任職法院書記官之名片，我意可藉此向先祖父誣取一筆學費。因早年先長兄一度着全副武裝，乘高馬，率二勤務兵，冒充少校營長，回里炫耀。先祖父一喜，曾付他五百銀洋供作交際費，我知先祖父重視法曹，因擬冒充法院書記官，如法炮製，且已在瀋市鬧區四平街，遇見里中人，示襟上徽章及遞予

名片，知其歸後必走告先祖父致賀，鴨子已煮熟，正待返里一取。

不意，于樹藩兄得北平消息，堅邀我立即與之偕赴平，力阻回里誣學費，更謂他父親已付四百元，二人各半，足敷兩人至南通學費之需，我感謝于兄誠意，又念東大對借讀生尚有卅五元補助費，身上所有，至平後，尚可餘卅元，距南大繳費百元之數，所差無幾，遂即與于兄取道大連轉北平。在車船途中，于兄則屢要我平分其四百元。我堅持到南通註冊不足時再取用，我性固執耿介，當時未能如囑接納其善意，否則，不致衍生險填狗腹事。抵平後，我極思不足之學費，設法向外籌，乃憶起與大人物王維宙（樹翰，前吉林省長）有姻親誼，他與先祖父有舊，於是冒昧懷自孝心前往，門房一關難過，央其但為我一呈；無表示，我轉身走。有頂，維老聞信出，遙問：「汝祖父好嗎？鄉中太平嗎？值此時局，汝為何離家呀？」最後詢以：「汝需要多少學費啊？」我大窩囊、太菜，對以約需四五十元，門房捧三十元大洋出，惜而責我：「汝蠢甚，人家好不容易開口問你需多少，你或答一百，或二百，則一百元二百元立即到手，奈何以飄游不定之四五十元為對？所以人家祇好給你三十元」，為我惋惜不置者再。我以學費已湊足自慰。

我們借讀生，合三、四年級兩班共廿人，由平至津，候輪至滬，再候船轉天生港，至唐家開之南大紡織科報到，一路上開支超出預算註冊時，我缺少十五元急向于樹藩告急，不意于兄以疏財仗義、宅心仁厚，其所有已在津滬途中，為一

位習擦油者，一路上借騙罄盡，致使我一學期中一文莫名，無鞋無襪，終日光腳着草鞋，（草鞋極廉，一雙僅三個「鏰」，一角兌卅三個「鏰」，合不到一分錢，）校方誤以我光腳為浪漫，針對我出一次告示。下學期以無家庭接濟，註冊費毫無，惟有再闖虎穴，回東北尋親訪舊籌款。同班同學鳳裕樁要件我同行，倘無彼同行我亦不至又演險遭狗咬。

鳳裕樁家居瀋陽市，性情柔似水，新婚夫人任教員，二人感情甚縈，同學咸疑其一去不歸，叮嚀我自東北歸時，強之同回，不意此一叮嚀，幾即要我小命。我抵東北，立赴長春而吉林，分訪舊知籌足學費後，時已歲尾，臨舊曆年，不得不轉里度新歲，先祖父見我衣着單薄說：「混了廿多歲，連個皮襖尚未混到。」順手給我廿元大洋，以示矜憐，囑添衣，不知我仍在求學。我亦不敢再與言求學事，免引老人家不快。我離家前夕至瀋陽，宿小南關一旅店，準備翌晨訪鳳裕樁同學後，即起程南歸。

時為民廿二年春，正值日軍即進攻熱河，將寇長城，風雲急。日人為鞏固後方，防諜兼防義勇軍，在瀋陽基地密佈警憲，雷厲施行大掃蕩濫捕人，凡見國人形迹略可疑，不由分說，立提上囚車，擲入皇城根之一高院。院中乃日軍之軍犬大本營，如此殺人，不費一粒子彈，不留痕跡。當時瀋市，風聲鶴唳，居民紛失踪，人人自危，多莫敢外出，我的親戚中，即有二位於此時失踪。此為一最驚險之大恐怖，死者數萬人，其兇殘，僅次於南京之大屠殺。我當時憤憤莫之知，毫

未加警惕，竟不往投親，反宿旅店。我臨行之日，欲先會鳳裕樺，鳳兄決不南歸，為向同班學友作交代，又不能不去，清晨自小南開旅店，雇妥三輪車，言明車資包來回，俾速去速歸，趕搭開赴大連之火車。鳳宅在大北關橫街。大門向北之大雜院，進院右轉，為一排座北朝南櫛比之小院，開設而日不關。我當年行路快，跳下車，匆匆入小院至其室，告以即南歸，詢能否同行，談數分鐘即告辭。出大院，登三輪車，車夫竟佇立訝問：「先生甫入大院，即有日本憲兵警察及便衣等來問從何處來，遂即跟你進入大雜院。」我疑他故意施恫嚇，訛詐加車資，立止其言漫應說：「日人找我並無事，咱們快回吧」，時值冰雪酷

寒之清晨，見車夫路上一直冒大汗，驚懼之狀現於色，及抵旅店，獨戰慄，並未多索一文錢，我始悟車夫之言非虛，必有蹊蹺，詳詢之。據告：「你下車進入大雜院，即有日警日憲及便衣七八人，由四面八方集合來，問你是什麼車由何處來，隨即急尾追進入大雜院。」見我着南通布大褂、淺綠色圍巾，非本地衣着，乃疑。我自大院出，日憲日警等尚在大雜院未出，我聞之駭然。為恐日人追跡至，急結清店賬，登往大連之火車而南旋。

又阻鳳君未至大門遠送，致使日人進入大院不及瞥見我，乃先衝入第一家第二家小院搜索，我匆匆出門，他們正在別家小院中未察覺。日警日憲殊亦大意，竟視我如小雞，一擁而入大雜院，未留置一人，及進入大院未見我，竟又未在大院中央留置一人監視。總之，是日倘被捕，我必無倖生之理；因日人政策，正在濫捕無辜，殺無赦。且當時日人認入關學生俱屬抗日份子，對東北大學學生更認為都是義勇軍，即或予我以審問，亦必橫遭其推入囚車，投入皇城根狗營，作其狗糧。死裏逃生，間不容髮，陰陽之差，惟一線而已。

中外文庫 海隅叢談 喬家才著 平裝本 定價貳百元 之四六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孔祥熙的事功·陸軍官校六期簡史·黃埔當年鐵與血·西子湖邊風波獄·晉籍黃埔四烈士傳·常勝將軍李海涵·馬志超楊虎城門法記·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天津三寶張王李趙·辛亥山西光復前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龔德柏治黃秘方·胡適會見溥儀「皇上」記·「琵琶恨」讀後·傅山伏闕訟冤記·三十年代當舖滄桑·山西交城石壁寺·軍統局的根——三民主義力行社·楊立奎獨立鬥學聯·山陝監察史王陸一·懷念壽陽李晉亭師·報壇怪傑龔德柏·共謀與四川欠糧案·黃杰、戴笠、沈鴻烈·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我的父親等篇四十萬字六百四十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篇篇精彩。

定價新台幣貳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